13
2416
172

13
2416
172

帳 帳亦幄幕 幔幃幄 幬 屏風 簾

帳一

原 釋名曰帳者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海錄碎事曰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增 漢書曰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帳 晉令曰錦帳爲禁物 柴子大七折曰錦衾內設羅幬幘帳也 唐六典曰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

<2004-732>

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爲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爲蔽捍馬

帳二

晉 三輔舊事曰燕太子丹云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 原 又曰秦時奮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增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神仙傳曰漢初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數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君仙去民爲立廟茅君在帳中與人言 原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達之衢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晉 趙飛燕外傳曰成帝

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苔雲氣帳 原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增又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音肥風病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窗望令致密 原馬融別傳曰融爲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增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

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疑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風俗通曰漢靈帝好居武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羌兵掠宮掖 魏志曰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 原傳子曰魏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

奢僭公主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吳志曰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　鄧德名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寶經巖數年屍猶儼然葛帳覆之　晉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韉矣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夜飲極歡丞相使二人眠已帳中顧至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幽明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皁綾絳綾帳綾絳綃幄　晉令曰桓元小會于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群臣竊相語曰此頗似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俗說曰桓元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復行乃更如他廁　世說曰郗超爲桓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牀入被就枕卞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第一流期卿卿莫負我　南史宋武帝征慕容超圍廣固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獨胡藩賀曰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酉陽雜俎曰北朝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兵威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賞甚多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知命錄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絁帳賜御用繡羅帳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

欲用舊也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寶人不能計其直　唐六帖曰貴妃妹虢國夫人與國忠竝驅道中靚妝盈里不施帷帳人謂之雄狐　杜陽編曰明皇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曰五王帳又曰元載寵姬薛瑤英載設金絲帳處之　又曰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又曰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績眞珠爲之也　世說曰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禮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　吳越備史曰錢鏐夫人嘗以王寢帳隨

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傳燈錄曰党大尉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醉飲羊羔　記聞譚曰京師娼陳嬌如姿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蓋戲之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張之陳大驚乃如前約

帳三

翠羽　金鷄唐元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玉譚作翠羽帳賦　白綃　烏練

坐之左置金鷄帳　安祿山名登勤政樓上設幄下聚雪　吳時外國傳曰東齊夏施烏練帳　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于白綃帳中于戶外望之如月

琉璃　玳瑁　拾遺錄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

設紫琉璃帳武帝起望仙臺設琅瑁帳三雲七寶西京雜記曰成帝于甘泉紫殿世謂之玉雲殿又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又酉陽雜俎曰平康坊菩提寺有郭令公王夫人七寶帳翡翠芙蓉龍駭曰翡翠帳高堂白居易詩曰芙蓉帳暖度春宵

白紬紫綃

杜陽雜編曰酷吏古溫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使安祿山救吏設白紬帳暉管户牖內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鮫綃之類也細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爲帳也惟見臥內紫氣而已

九龍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鏻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歸郎恨歌曰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白居易長紅羅帳四角垂香

紫錦囊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史曰漢武帝以紫錦爲帳

金霞青綃

趙飛燕外傳曰后以眞蠶國獻萬年蛤妝玉成金霞拾遺記曰展青綃之帳

流蘇

碎塵

海錄碎事曰流蘇帳乃盤結繪繡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也

卿嫜記曰謝靈運有帳曰碎塵

散春愁

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迎秋月

醉忘歸

南部煙花記曰煬帝幸江都作九華帳四角垂香

夜酣香

漢書曰文帝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

無文示樸

隋煬帝幸江都作九華帳四角垂香

隔紗授業

漢書曰宣君受詔官音義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授業號又宣君爲天下先

帳四

寶帳

西京雜記曰帝爲寶帳設於後宮裏名禎帳帳之四角安純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錦帳

石虎鄴中記曰冬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帳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列繡帳高張

蕭帳

杜預士誥曰張參天之繡帳

鮑照無城賦曰若夫秦高繡帳五言詩曰涼風照素輝

元帳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服飾部

組帳

朴

子曰細帳霧合羅帳延秋詩曰玉帳夜談霜月苦珠帳雜詩二又蒲萄帳空兮夜鶴恐虎帳南唐書曰梁王徐知誥嘗遊秣山除地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誥驚遽棄歸數日卒秋帳江淹別賦曰秋帳含滋明月光窓帳李商隱效徐陵體贈更衣詩曰窓帳眞珠絡溫暉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闕強金織魏畧曰大秦國出金織金織成帳五色牀碧複瀨鄉記注曰老君碧複帳孔子青複帳風谷通曰俗說帷帳不可作衣今人病癩壞爲袴晉謝尚爲江夏郡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袴大人施魏武內誡令曰衣帳尚壞之以爲軍士儒袴後宮上設青布帳公女常謂太祖曰大人自可施帳當令君臣上下悉共見之將軍撤晉中興書曰韓續撤去御座帷帳瞻即位帝不許使殿中將軍北續曰帝座上應星宿敢自動者斬帝爲之改容絡

以珠翠潘岳西征賦曰從逸遊於角徵絡甲乙以珠翠飾以流蘇帳以流蘇爲飾藻帳垂陰曹植詩曰華屏列耀藻帳垂陰綵帳照野成綵洛神賦曰綵帳照野丹綷燭天向帳向帳作伎魏畧曰武帝嘗與妓女宴於銅雀臺施帷帳酣他帳遙望桓子新論詳帳春施錦帳夏用單羅石虎制中記曰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爲袂帷帳表以五色絲爲袂帷夏用單紗羅或縠文羅爲單帳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晉陽秋曰中宗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縫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隸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帳

帳五

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璧蟠雲張桂宮隋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陳後主詠帳詩曰錦作明玳

牀簟垂光粉壁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拆　唐白居易
青檀帳詩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
染塞藍鮮　元謝可宗詠紙帳詩曰清懸四壁剡溪霜
高卧梅花月半牀簟巍有天春不老瑶臺無夜雪生香
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
何妨留我白雲鄉　劉秉忠詠亭帳詩曰草色如波照
碧空新開一朶玉芙蓉雄風吹斷襄王夢高捲巫山十
二峯　張昱詠演法師惠紙帳詩曰銀鐙夜照白紛紛
四面光搖白穀文陽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剡溪雲
風和柳絮何因到月與梅花竟不分塞北江南風景別

却思檀帳舊從軍　陳泰詠紙帳歌和全初上人韻并
簡劉光朝時朝納寵故戲之耳詩曰道人於是百不聞
歲晚鶴骨誰相温禪牀蘭光薄如霧宜月宜霜復宜露
夢回籜竹生清寒五月幻得梅花看初疑翠幕輕無力
一片凝秋剡中色道人巧手天機深兩杵獨伴堦蛩吟
卷舒似聽桔槔音珍重莫遣煙煤侵百年富貴誰能免
錦幛彫廬語恩怨可憐老楮歲寒心用舍在吾難自薦
君不見燕山窮廬檀百幅押坐圍春醉紅玉道人不學
製成來空煮南山卧茅屋安知幕天席地一希夷長共
青山白雲宿　明高啓詠紙帳詩曰剡藤裁素幬坐使

諸塵隔冬室自生温寒窗屢更白不隨直省被長覆棲禪簀思曾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帷幕一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案爾雅覆食亦曰幕廣雅曰帷幕帳也 增易曰井收勿幕 原禮記曰國君與卿圖事館人布幕于寢門外 增又曰帷薄之外不趨 又曰士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周禮曰組綬所以繫帷 又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 又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 吳澄注帷宮者王止息或張帷爲宮也 又曰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戰國策蘇秦曰連衽成帷 史記蘇秦曰舉袂成幕 文選曰舉袂成帷 唐夢書曰夢見帷帳主陰憂事

帷幕二

原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增左傳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公薨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晉 又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

子怒出而撝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又曰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又曰昭公二十九年衛侯來獻其乘馬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曰哀公八年二月吳伐我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褰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史記曰李牧爲趙將牧市租皆入幕府　漢賈誼治安策曰大臣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爲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漢書曰成都侯王商第內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帷幄　後漢書曰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中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又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大官上飯重加慕覆輒撤去　又鄧禹傳曰光武策禹謀謨帷幄　又張酺傳曰孟侯經博待言帝幕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宮千間皆用錦罽文繡　原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壞則補納　增又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凌雲臺曲室中施帷親尤親婦女　原晉陽秋曰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　增又曰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使下帷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原又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前殿擁帝臨軒　增宋書曰表粲每經傳昭户輒歎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帷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旁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齊書曰高頴參謀帷幄決勝千里　唐書曰魏徵疏云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又曰房元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天寶遺事曰長安貴家春遊載油幕遇雨則覆雨　唐書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又曰鄭畋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又曰文宗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李訓舒元輿奏陛下宜親往以承天休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告曰李訓及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捕訓黨千餘人斬之又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雨不濡　宋史曰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以羅綺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敢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閒窗叢話曰蘇東坡守汝陰日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

帷幕三

【原】羅帷　紗幕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白日西邁清風北起羅帷徒法元燭方微　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又文選詩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嘗思夢之命工人依圖作李夫人形刻成錦帷　綿幕　典略曰孔融置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錦帷　綿幕　晉荀勗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再拜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爲牀紫錦爲帷又曰武帝好微行於池館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晉】荔帷　蓮幕　屈平九歌曰罔薜荔兮蓮幕　芙蕖何其麗也時未嘗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中【原】運籌　撰曆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

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蕭何造律張蒼撰曆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

紫綃帷　劉歆與揚子雲書曰

青油幕　王子年拾遺記曰吳主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權居賠陽宮卷暑乃展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緻碰列侍書劉穆之孫瑀往宮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顧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見向又韓愈古從軍樂詩曰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基月暗秋城柝聲

合疏縷　張綺羅劉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縷以成帷幕葛洪神仙傳曰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以滿倉廩合疏縷之不及履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然明誦　延年寢東觀記曰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奧宇然明至幽妙時休屠及朝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燔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奧宇然明至幽妙時休屠及朝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燔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安世子延年為將善緩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下帷　史記曰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

綺帷　長門賦曰張綺羅之幔帷

素帷　潘岳寡婦賦曰

江淹詩曰汎瑟卧遥帷

書

孫峻置酒鄴掾嫁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為河伯娶婦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之法

帷幕四

成帷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衣而不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羅帷　琴操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云下羅帷來清風

鑒月　張翥帷賦曰張翥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明月清風吹我衿

風動　謝朓詩曰薄帷鑒阮籍詩曰薄帷鑒月清風動帷簾

帷毀　謝朓詩曰總帷飄井榦細布而疎為靈帳裙

代羅綺以素帷又曰入空室見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遥帷　江淹詩曰汎瑟卧遥帷

組帷　庾闡揚都賦曰皇帝之連綱組帷庾闡揚都賦曰組帷乃坐路寢御細帷

羽蓋又宋玉招魂曰翡帷翠幬飾高堂些

方軌齊軫波於陽賓

朱帷連綱曹植古詞曰還行秋殿入侍君王椒房丹雲

帷楚組

連綱

閒丘嬰以帷縛其妻而下之曰君晉不能救死不能葬而知匿其

以下幕

唐元宗本紀赤曰捐毳幕而趨雁塞

聞春風

才羅而致之幕下又以温之幕下

生為才赤羅而致之幕下

堂涼

獻幕下趙而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

入幕中

都超與桓溫謀謝安與王坦之詣温論事令超坐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以布地三禮圖曰幕布地或以陳上

張幕虞卜左傳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驟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虞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軍幕未辦

公三舍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軍幕無故自動

兵書曰將軍在營帳幕無故自動主敵人散走

楚幕有烏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注謀間也接大將所居以幕帳嚴風雨軍衆也聚烏不敢止今有烏知楚師已遁

猶燕巢幕

又曰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罹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之在

翠幕蜺連

張景陽洛神賦曰朱

幕雲布

潘岳籍田賦曰青壇蔚蔚以雲布

帷幕

幔虹舒翠　幕蜺連擔衆王或回顧占察　野幕爲府君以野幕爲府　蘭室接羅幕陸機樂府詞　明月照緹幕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張帝幕會平原左思蜀都賦曰將饗僚者張帝幕會平原程咸詩序曰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建儛宮張朱幕詔延羣臣作詩以頌之　張朱幕延羣臣

帷幕五

詩元黃鎮成題吳伯昭紅蓮綠幕圖歌曰烏君之山從西來拔地山肉青崔巍劃然磅礴下江澨林麓隱隱棲樓臺上有飛蘿翳脩竹墨古喬木下有滄浪萬頃青如苔紅蓮綽約泛渚淨綠幕縹緲臨湖開雲煙捲風島嶼沒

窗户洗雨冰霜迴高人自是青雲客日向湖亭賞山色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閒獨而清冷飲冰蘗壺箭收投勝負空碁枰罷局機籌息延陵公子昔稱賢畫手復見今道元有聲之畫宜詩篇爲子作詩將畫傳

幔一

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掩也　原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

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也 晉酉陽雜俎北朝
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

幔二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以縑幔盛土爲堤
壅水灌城 晉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
成懼射之以被爲帳幔 辰江表傳孫權在武昌欲還
建業乃於堂中張幔會僚議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
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乘乘帳幔精光
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苻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
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

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
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溫太
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
論者乃謂不減亮 晉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
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鸜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
爲揚州刺史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
望隆重不所具瞻不宜然景宗曰吾昔在鄉里平澤中
騎快馬如龍逐麞數肋射之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
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輒言不
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 又曰柳惔

甚重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爲悛妻所敬賞稷每詣悛必先相聞夫人悛每欲見妓但因稷奏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悛因得留目

幔三

譜 納枕 繞車 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繡五嶽圖形號針絕以攣夷國神膠續髮髮析爲數縷絨裁爲幔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絕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原 鸞翔虹舒 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繡五嶽圖形號針絕以攣夷國神膠續髮髮析爲數縷絨裁爲幔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納於枕中號絲絕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摩連國獻鸞章張協洽神賦曰紊幔虹舒其錦文如鸞翔

幔四

原 油幔 猶舍集曰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軍中郎常隨撫軍時天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

綺幔 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

摘 碧幔 虞世南曰寨輕綃之碧幔 長幔 李白詩曰書棚落幽幔謝惠連詩曰雜詩曰長幔掩餘香 佛幔 韓維詩曰幽幔佛幔掩餘香

焚幔 范仲淹娶婦事詳前帷幕

蔽幔 周世宗宣懿皇后李崇訓婦也崇訓于自殺其家人以及后后走陋以帷帳自蔽得免世宗納之

幔又曰天清風捲幔 武夷採幔 武夷君會于山頂採幔屋宇甚盛因號幔亭

雨淋幔 杜甫詩曰簷雨亂淋幔

風捲寢幔對飲 謝幾卿爲尚書詣道傍酒壚停車飲

堂油幔 唐史曰馬璘治寢堂費二十萬緡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

隔幔持絲 張嘉貞五女各持一絲幔後郭元振竊得紅絲乃第三女

幔五

原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靡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尊酒蘭缸當夜明

幃一

增 釋名曰單帳曰幃牀前幃曰幨也　唐六典曰天子之帳紫幃

幃二

增 世說曰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南唐近事

曰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宋史

曰寇萊公青幃破壞輒補

幃三

增 遣春寒　閨春風黃庭堅詩曰銀杯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　李白詩曰羅幃綉幕圍春風　金鴨冷

笋丁字成鴛鴦幃帶短長縈強遮　李賀神女廟詩曰深幃金鴨冷　陸暢詩曰碧玉爲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幃四

原 絺幃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幃中環佩之聲鏘然　增 枕幃黃庭堅詩曰風流枕幃　原 碧裏梁下紺絹窗户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用青布碧裏梁下

服飾部

幃各一紐緝青
布窗户幃各一

幄一

增說文曰幄大帳也　釋名曰上下四旁悉周而覆者曰幄帳　爾雅曰以覆帳謂之幄　三禮圖曰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帳也

幄二

增書曰成王疾漸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又曰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爲虎幄于籍圃　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支國獻善舞者二人立玉質凝膚王處以丹綃華幄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竝撤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幄三

增如屋　象宮　釋名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　鄭注云王出宮則有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服飾邸

居之帳也　設燭燈　陳法服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帷幄令帝別居他帳中遙望見夫人之貌陸機魏武賦曰陳法服于絳幄列窈窕于錦屏　增華容溢　密葉成　陸雲詩曰華容溢翠幄文選詩曰密葉成翠幄

幄四

原　紺幄漢舊儀曰祭天紫幟有紺幄帳　緹幄劉楨晉都賦曰緹幄襂纚津丹帷霞洲　增

君幄天寶遺事曰長安士女遊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以圍謂之裙幄　雲幄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于甘泉紫殿　重幄謝惠連雪賦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陪幄左思魏都賦納言有章　翠幄文吳都賦曰鵷鶵翠幄鶗鴂素女　華幄陸機贈馮文熊詩曰居陪華幄

帝

原　小幕曰帝　釋名曰小幕張在上帝帝然也　在上曰帝　三禮圖曰在上曰帝

幕人掌帝　儿禮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鄭司農云帝平帳也吳登注云帝謂王在幕幄中坐上承塵也　掌次設帝　周禮掌次職曰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帝合諸侯亦如之　增

師田重帝　又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　士有賜帝　禮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帝

幌一

增　幭帷　屏風　說文作幭幭帷屏風之屬　華延雋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又滿武秋事詳屏風　絳紗　鄴中記曰石虎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增　書幌　杜甫詩突兀倚書幌　帷幌　孔稚珪北山移文曰服飾部

宜痾岫幌　韓幌　王勃詩曰蘿幌柄禪影
掩雲關　幌柄　陳與義水仙花詩曰仙人湘色裹綃
綃　青幌　幌以揚之青幌紛委地獨立東風時　虛幌
江淹詩曰鍊
藥矚虛幌　原房櫳對幌　左思吳都賦曰房櫳對幌連閣相經閨闥
奇名　流蘇開幌　又云張組帷搆流蘇開軒幌　鏡水區篇工揖師選自閩異

幌二

增詩宋張耒破幌詩曰破幌一點白卧知千里明低窗
通雪氣喬木尚風聲傳警軍城靜鳴鐘梵刹清高眠尋
斷夢鄰樹已烏驚

幬一

增說文曰幬單帳也　中庸曰無不覆幬

幬二

增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
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
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
因夏多蚊而貧無幬傭債爲作幬　又曰羊續爲廬江
太守卧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

幬三

辰翠幬　楚詞曰翡帷翠幕紅壁紗版元玉梁　羅幬　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翡帷
辟羅幬張汗云房內則以翦席薄牀四辟及與帷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　蜺幬馬融廣成頌曰方餘
皇連舸舟張雲帆施蜺幬　原動單幬　李陵贈蘇服飾部　幬

武詩曰微風動單幬 增 空翠幬宋梅堯臣詩冷署深沉空翠幬 原 寒幬請御宋玉神女賦曰寒余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 寢無絳幬陸雲芙蓉詩曰衣用雙綃寢無絳幬

屏風一

原 釋名曰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鄭元注扆屏風 又曰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注扆屏風 周禮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以氈爲案邸後板也注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 張皇邸鄭元注氈案其屏風邸染羽像鳳凰以爲飾 增 南史曰屏風能蔽風露也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輦有軟屏風金屏風 又曰宋制安輦有龍水屏風

屏風二

增 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避衣而走得免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名咸教誡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說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必繩妾以諂書矣 原 西京雜記曰

廣川王去病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搜又曰江都王
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原東觀漢記曰宋弘光武姊湖
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 又曰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
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
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
自應使命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
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
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
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以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器 搜瑯嬛記曰薛夜來
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
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 原吳錄曰
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
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
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晉滿奮

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奮曰北窗瑠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 增俗說曰晉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晏起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方起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雖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

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臨豉薑菜之屬竝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原齊書曰皇太子在雍有襄陽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增又曰武帝常在東宮每幸倏房閒言至夕賜屏風帷帳

原吳均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柳癭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輟 增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爲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

故錄刺史姓名於屏風臥起對之　又曰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　南部新書曰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君臣并列善言美事　唐書曰憲宗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屏風又云詔李絳採列君臣成敗五十種次爲連屏張便坐　又曰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于靈座　詩話曰邵康節過友人家晝卧見其枕屏風小兒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　癸辛雜識曰王黼

字茂悅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爲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屏風三

綠沉　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禎奏

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有白字飾加改易元黃朱紫隨宜代焉　雲母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雲母屏風迴風亭七華扇又漢書曰王莽嘗翳雲母屏風　翡翠　楊太真外傳曰有一屏風名曰寶扇圖成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

北部貞觀初年始貢蕭后同歸中國元宗因而賜妃　蘇軾詩曰　珠簾玉案翡翠屏　金縷　懸黎唐詩曰金縷畫屏開　杜陽編曰元載嘗居芸暉堂户内設懸黎屏即楊國忠屏也　金鵝　孔雀　李賀詩曰金鵝開金孔雀　紫琉璃　白琉璃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瑠璃臺其上扉牖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漢武故事曰帝起

納妃二合　列女四堵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四牒銅鏁紐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鏁紐劉向七篇別録曰臣向所校列女傳種類頭屏風二合四牒織向七篇別録曰臣向所校列女傳種類神誌爲七篇以著禍福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季龍畫仙　崔豹古今注云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鈿屈膝屏風衆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木畫屏風如蜘蛛絲縷

畫如珠絲　玉爲龜甲

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琳象席雜玉爲龜甲屏風

屏風四

五色　桐譜新論曰五色羽宮居中央而不動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示之法視則青赤白黄黑各各殿上方色錦屏風諭而興類就視則皆以其色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文飾之猶波五色屏風四聲交　四合　博元疑楚詞曰屏風四合五采錯雜畫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自然定開闔　畫飾　設而不用今之屏風皆有書飾則遺像也　補衲　魏昔太祖雅性儉約帳屏風壞則補衲　增采愚　漢書注連闕曲閣也一曰

雕屏　古白紵詞曰雕屏險阨組帷衍清防防寒清防屏風也　踟躕　踟躕清防顏延年曰踟躕屏風也　內屏　天寶遺事曰楊國忠

翠屏　李白詩晴晝屏人晚晝屏　寶屏　帝爲寶屏風　緹屏　黄霸傳曰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油屏油於軾前以章其德

冬日被女開之號肉屏風

杜詩注曰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鈎牀終日吟詩看山日此翠屏宜晚對

雲屏 歐陽脩詩 白南山白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月狀

僧惠崇蜀徑山欽法真為枕屏 孤龍鳳之狀 僧惠崇蜀徑山欽法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蜀石屏

置座邊為作象著 史記曰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如其親戚居處宮公後使使

畫屏風 有侍史 史有

銅鏡銀鉦所遺失 帝王之服 三禮圖曰黃士虞屏頑序曰太寧御座上將齋御

屏風 漢 家誡之書 唐書曰房元齡恐諸子驕侈乃集古

帝王之服 賈誼曰天子衣服謹為述頌屏風 留矣

三孔雀屏 周竇氏晝三孔雀屏間使婁女者射之陰

八角花屏 無數所賜品目有八角

花鳥屏風 唐末遺史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婁人名飲具言于上上曰此必術士所為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明中漂于印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明中漂于印吾帝索於外眾於東則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去矣

美人印手 伯時列畫宋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嘗熊霍光取璽武帝問日彈明妃出塞王猛捫蝨醉山簡李衡進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女叔名 大唐和初有士人醉卧驢中及醒見古於林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舞油方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無處春陽不繡腸舞油方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及此腰勢如規士人驚擲刀吃之忽悶作方腰及首舞然以遺

屏風 大貝傳曰上所賜水晶屏風妃以遺上 陽國忠安高樓上國忠一日獨卧屏陽國忠安高樓上國忠一日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自叙定陶人也窮盧人也竹人也斑竹人也也當盧人也七吳人也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也董雙成也為烟人也解珮人也笑聲人也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賢人也光

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扶風女也
各呈藝訖復悉歸屏國忠未幾果敗屏歸元載　姬

坐屏風　拾遺錄曰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若無障香氣通于外耳　婦避屏風　俗說曰荀介子爲刺史荀婦大妒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恒客若時爲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恒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內便語恒云恒參軍君知作人事已訖何以不去恒狼狽走去

原　上指問班伯　漢書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乃視事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賜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閣何戒伯曰詩書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乃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命撤之

帝數顧列女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光武御座新圖列女帝數顧視弘正容曰未

詩陳後主詠屏風詩曰織成如繢綵琉璃畏風擊秦宮得絕趙漢座殊班敵　原　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三曰浮橋翼蓋擁平旦雍門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用捧金杯四曰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澀菱迎擁楫平荷直

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遥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 原五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栗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奠作陽臺神 六曰逍遥遊桂苑寂絶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横琴坐石根 增七曰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横植巖懸澗竪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酒將來宴五侯 原八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繞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增九曰日晚金樞絡朱軒流水

車轔拂緣堤柳覺飄夾路花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 十曰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絶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十一曰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芰梁流水枕花色春洲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原十二曰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增十三曰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細管吹蓂竹新林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十

四曰玉柙珠簾捲金鉤翠幔懸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遥看採菱船

十五曰河流值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横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多　十六曰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爵沙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憶酒壚　十七曰上林春遲客浮橋柳路長龍媒逐細草鶴氅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十八曰白石春泉滿黄金新埒開戚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十九曰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比來多射獵唯有上林中　原二十曰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增二十一曰聊開欒鬱金屋艇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欹　二十二曰洞簫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

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鼓石多時望蓮船
始復歸 晉 二十四曰金鞍聚磧岸玉舳泛中流畫鷁
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
半沒壞榍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二十五
曰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
行雲數蕃過白鶴一雙來水影搖簇竹林香動落梅直
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原 隋蕭慤屏風詩曰秦皇臨
碣石漢帝幸明庭非關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
所觀圖見岳形曉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秘術
蒸丹傳舊經風搖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

竹遠彌青逍遥保清暢因持悅性情 晉 唐白居易素
屏謠曰素屏素屏孰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
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
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眞而全白吾於
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
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
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
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
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
爾今本爲骨今紙爲面捨我草堂欲何之 李賀屏風

曲曰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鴨綠琉璃錢周迴六曲抱
銀蘭解驂鏡上擲金蟬沉香水暖菜黃煙酒餘綰帶新
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杜牧雲母
屏風隔坐詩曰彩障成雲母丹墀隔上公才彰二紀盛
榮播一朝同近玉初齊白臨花作散紅凝姿分縹緲轉
珮辨玲瓏意愜恩偏厚名新寵更崇誰知歷千古猶自
仰清風　温庭筠生襟屏風歌曰玉墀暗接崑崙井井
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繡
屏銀鴨香爐蒙天上夢歸花繞叢宜男漫作後庭草不
似櫻桃千子紅　宋歐陽脩題吳學士石屏歌曰晨光
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
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
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其間煙埋
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號工
剗山取山骨朝鑱暮琢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
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
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
閒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儻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
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
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

極奇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
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丈夫無奇才雖顯不足名高山
之秀麗兀立培壞形況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
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
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
彩千峯明洞庭湘浦雲英英風帆畫棹瀟湘雨黃葦堆
灘插漁罟獨木莊前楚水流夕陽川上欹橋渡大峯倚
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
辰手可捫我欲託身止山巔丹梯百尺何由緣畫與欲
來別有趣顛毫醉墨飄如仙仙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
風飛上天　元郭鈺題石屏平山圖曰一片屏開十二
峯陽臺去路有無中午窗香霧籠寒玉猶似行雲到楚
宮

原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
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
飄颻危殆靡安厝足天啟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
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斲表雖剥裂心寔貞慤等化
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
篤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漢芊勝

屏風賦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眥璧連璋連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昂昂蕃后宜之壽考無疆

原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補宋張栻枕屏銘曰勿欺暗室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爲君遮

原書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寔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瑠便覩蟬翼閒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原敕梁簡文帝謝賚碧慮綦子屏風啟曰臣綱啟宣詔主伏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綦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窗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露建喜逐恩來膽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仕銘荷之誠謹奉啟謝以聞

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

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眞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卧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增贊宋蘇軾師子屏風贊曰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丑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攣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撫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簾一

原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說文曰曲受物之形也　廣雅曰幓帟必依反下音搪幔也　增通俗文曰户幃曰簾　聲韻曰簾户蔽也　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楚江淮之間箔謂之薄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　孫卿子曰局室蘆簾豪屋可以蔽匿一身也　初學記曰

增夢書曰夢簾及屏風可以蔽匿一身也　初學記曰簾圖五嶽寧織崇朝之雲　宋史輿服志曰芳亭輦前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鵝爲額　又曰紹興十二年三輅成前有橫載後垂錦軟簾　金史輿服志曰皇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日下舊聞瑣綴錄

曰明成化中閣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春紫檀簾

簾二

晉吳越春秋曰越王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漢賈誼治安策曰盜竊寢户之簾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皆爲水紋及龍鳳像　晉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原晉東宮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晉南史曰晉顧愷之爲山陰令畫日垂簾門階闚寂務簡而政理　晉史曰秦裴元畧諫苻堅正殿懸珠簾堅大悅命去簾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簿簾　原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晉宋書曰沈麟士家貧爲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人問故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楨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爲織簾先生　梁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容嘗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

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簿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巳之官秩授之則天名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杜陽編曰唐同昌公主有却寒簾祈寒鳥骨所爲　鄭嶽記曰張說於元宵名諸姬

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郡所進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光簾奪之也後有書生請以獻九公主爲說解難　唐史曰杜甫嘗依嚴武數以言語忤武武欲殺之一日持刀出冠柱於簾鈎者三後武母止之得免　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書曰王鍔爲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爲蓑箬他皆如此　宋史曰英宗即位曹太后聽政韓琦請太后歸政於帝太后許諾琦遽

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又曰李如圭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問童子何業對曰能誦書即誦無遺篇帝大喜授迪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簾三

唐　鳥窺　燕入　杜甫詩曰鳥窺新捲簾無見邊塞王建詩曰風簾入雙燕　席箕　水晶席箕草可爲簾見唐高駢詩曰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捲雨　蔽日唐王勃滕王閣序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隋煬帝時蒲澤國進蔽日以細蓮根絲貫小珠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　蝦鬚　麟毫　宋蘇易簡詩曰蝦鬚半捲天香散又見後陸暢詩

洞冥記曰漢武帝二十年起招靈閣編翠羽麟毫爲簾　升月　落日　文選詩曰升月照簾櫳　杜甫詩曰落日在簾鉤

原　神屋白珠　靈閣翠羽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篾下詳上　昭陽珠幌　明光玉箔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簾幌風至則鳴如珩璜之聲三秦記曰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爲簾箔

簾四

唐　押簾　宋歐陽脩詩曰淡清秋　捌簾　宋梅堯臣詩曰棚簾夾道多天柔　風簾　風簾自上鉤　谷簾　谷簾詩穴石作户牖垂泉當門簾　珠箔　李白詩珠箔垂銀鉤　黃簾　韓愈詩黃簾綠幙朱户閉

原　結珠爲簾　文繡弊簾　崔寔正論曰玩飾匿於壞衲文繡　緯蕭爲業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司馬彪注云蕭蒿也

織緝蒿爲薄簾也　織薄爲生云北方謂薄爲曲　高門懸薄死　閉肆下簾

史記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琱瑁爲押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詩曰銀蒜鉤簾宛地垂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宋元親王納妃及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鑄銀爲蒜以押簾也　銀蒜爲押　歐陽脩玉臺體

簾五

唐詩南齋虞炎詠簾詩曰清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户密蠧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隋盧師道賦得珠簾詩曰鑑帷

明欲斂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唐太宗賦簾詩曰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搖素月竹影亂清風彩散銀鉤上文斜桂户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嬿房櫳　杜甫詠簾詩曰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卷舒功春晝曾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杜牧詠簾詩曰徒云逢剪削豈謂見編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飾香開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危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殿眞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詩曰翡翠

佳名世共希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爲屬纖纖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又曰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眞珠十二行　陸暢詠簾詩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　宋王逢原詠簾詩曰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翠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爲　張耒卷簾詩曰卷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莊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唯有病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元馬祖常詠

琉璃簾詩曰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鬚迥不同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斜穿細細紅相隔神仙纔咫尺靈犀一點若爲通　華幼武詠斑竹簾詩曰湘妃淚灑碧琅玕翦織疎簾拭未乾細縷引風宜隔暑濕痕含雨欲生寒燈前照耀琉璃潔月下斕斑玳瑁看直榦盡輸兵革用高堂舒卷莫摧殘

步障一

拾遺記曰石虎爲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千洛川
北齊書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
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
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晉錦步障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
障碧綾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鐵
步障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欽
度貌甚凝便欲嘲弄之元度爲之解紛諸

人遂不敢犯境劉眞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流十重鐵步障之掌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謙容不能屈

又步障一 絲布步障

晉書曰青綾步障晉書曰王廷之兼獻

步障三

晉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雕玉爲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瑪瑙街長行鈿車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嬋娟墜樓寶珈碎月明夜半啼驚鴉 陳泰題松障圖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鬢髯蒼凝氷不遣勢摧折清籟時與髯低昂蘭爲兄今雪爲友燕坐松間自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自離筆已見雲烟生翁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眞恐幽陰鬼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苦絶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

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承塵三

原 金箔承塵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經堂入與朱塵筵注云塵承塵殿過堂入房至室奧處上則有

塵 朱畫承塵楚辭曰經也言分殷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

猢猻有鬼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猢猻以鐵鎖鎖之著牀脚而大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見猢猻來上承塵不悟是猢猻鬼也驚指之曰猢猻何以被傷流血緣走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走乎猴作悲鳴狀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詔書誥下消息輒須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肝千前切之縷隨刀不見盡兩羊則有二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輒手欲所之伯祖訶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輒言省內事伯祖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間神在北因以相害神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來為我福耶又曰谷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來為我福耶鳩自外入止於承塵祝曰嗚爾來為我福耶又曰鳩來為福長安雞落恐怖語曰傳信忽母母嬴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牀一

原 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第牀簀也杜牀前木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柏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牀 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杜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
間謂之梓音訾其上梡音琬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一服
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
易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剥牀以
膚切近災也　又曰貞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周禮王府掌王之衽
席牀第　唐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

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晉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
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
牀所壞者爲憂妻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
有素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隋書曰時以讖故改
胡牀爲交牀後唐穆宗改爲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
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槅鼓金鉦施
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禄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
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癡牀言倨傲如癡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棒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檐牀

牀二

增 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爲玉牀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原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爲七寶牀雜寶屏風

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後漢書曰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爲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爲瑯琊相亦然世說桑紹年少時曾夜以劒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劒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

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
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羕
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
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
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
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
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
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
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
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
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唐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
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腳長六尺後宮別房中有小
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
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
碎之惡勞人也　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
設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釘用鐵也　又曰
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

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

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敳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白詣之僧真承旨詣敳登榻坐定敳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丞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埽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劉俠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

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麽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座金牀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名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眞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牀方之廠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蘇頲濱曰轍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爲

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原 珊瑚 玳瑁 漢武帝内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玉函以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安著柏梁臺上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象牙 麝角 龜揩 鼠跡 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揩牀三年放之猶活 語林曰簡文帝為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坦腹 合歡 晉書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諸子弟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見問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逸少也以女妻之 鬬牀相思 一夜情多 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嘗獻七寶牀象牙牀又唐李白被召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鑾殿又見牀二 隋煬帝觀文殿兩廂為堂十二間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 鬱金 文選詩曰羽帳鬱金牀開元天寶間厨前設五方香牀綴瑪瑙 文選詩曰羽帳鬱金牀開元天寶間西域波斯遣使獻瑪瑙牀 沈香 刺史王淡有八尺沈香板牀出為崇也法存焉後息疾遂施而舊為後息疾法存焉 華鏤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不與遂切求不與遂殺 紫子 太七折曰下 莞上簟 華鏤之牀 席設 茵蓐 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對金精之盤 紅蓮 苦

竹日下舊聞大都宮殿考曰置金酒海前後列紅邁牀宋楊廷秀詩曰猫枕桃笙苦竹牀

女金仙人石金牀玉几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生別傳曰鄭善長水經注曰夷水右經石室南村人駱都小一仙人坐石牀上又云

玉辰州朱砂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小龍中生白石石牀如簡簇小如芙蓉又文選詩曰玉牀牀上生失砂大如

桓伊書曰桓伊善音樂蓄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與伊岸上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笛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不交一言後魏書曰魏收讀書

弄笛魏收讀書晉書桓伊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玉爲牀東坡詩注曰辰州蠻洞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以白玉石爲牀

華山白神

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爲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不交一言後魏書曰魏收讀書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不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陀減而精力不輟

賀革思義宗武雜書南史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社甫示子宗武詩曰讀書解滿牀

玉牀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玉牀又詳牀二

銀牀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蘇味道詠井詩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牀又唐詩宮及銀牀非瀉銀井

藜牀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又詩衰病只藜蘆植九味詠曰踞牀論衡曰孔子將死遺牀

荃牀魏曹蕙疇芳荃牀蕙疇芳荃牀

花牀欲急則花木錄曰剪牡丹花牀無傷

安身夜以安身

支牀李白詩支牀錦石圓蘇軾詩錦茵支牀亦何有

糟牀杜甫詩豫知糠粃糟牀樹萱錄曰南朝自稱秦始皇上我堂明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崩

筆牀劉後村詩甘寢就匡床竹火爐

匡牀劉後村詩匡牀竹火爐

黍收已覺糟牀注

呼筆管爲牀又四管爲一牀徐陵玉臺新咏序曰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又陸龜蒙荼竈筆牀往來又詩青苔生

月照文選詩明月皎皎照我牀

書連杜甫詩云書連屋

歌牀水影

照歌
牀 風牀 杜甫詩風牀展書卷
異 蠻牀 歐陽脩詩蠻牀僊晨興 異牀 上士
四大牀 東坡借佛印禪牀
六尺牀 白居易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
藝苑 詩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書滿牀 杜甫詩攤書解滿牀
筭滿牀 蘇軾詩他年筭滿牀
伏牀 泣 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荊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牀流涕交橫
同牀臥 史記曰任安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貧賤之同牀臥
華元登 左傳曰楚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楊 素撫 封演聞見記曰楊素撫其牀曰封公終當據此一云謂李靖左僕射
王導固辭晉書 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增 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曰安坐玉牀聽韶

行觴飲福萬歲曰壽無疆 出坐玉牀 易是類謀曰羣黨假威出坐玉牀注云小人羣黨取王者
成權坐於牀 沛公踞牀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名酈食其至入謁沛公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裴遐墮牀 鄧晉記者擁墮牀下還乃捲衣還坐毫無慍色
從地中出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 荊州記曰湘州南寺賈人一人坐形制甚古相傳諺所坐也
石牀可容
踰閾牀第之言不踰閾
增 偷閒暫臥 蘇軾詩偷閒暫臥老僧牀
董偃石 又詩暑臥石牀寒
季倫象牀 晉沈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
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闊中相戲曰兩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支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木爲牀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爲牀 緝石爲牀拾遺録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牀五

原 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申久坐屢好爲頻移 增 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青奴一壁寒更搘綠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驚起天將曉憁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詩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原 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業德遠奸

榻一

原 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增 宋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王曇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

榻曰君侯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唐書曰元宗命太常韋絢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朝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面案令絢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無座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原】唯徐穉設【增】爲周璆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陳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爲周璆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也蕃能致之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原】簡雍獨擅【增】羅藝獨坐　蜀志曰簡雍性主坐席猶箕踞傾倚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笑無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總管客貌環偉獨坐牀榻人畏懼莫敢仰視　隋書曰隋羅藝營州列仗傳曰修羊公在石盡穿陷皇甫謐高士傳曰鲁寧自越海反歸鲁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增】延之諫帝【原】臥處盡陷　東坡就僧顏延之爲膝處皆穿榻上當膝處皆穿秘書監時沙門釋惠休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固辭曰昔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謝高士傳曰鲁寧自越海反歸鲁坐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同子驂乘素絲正色蘇東坡黃魯直一日在佛印禪師處飲至暮爲變色　阳雪衾席不備東坡黃魯直與老僧共榻不亦可乎東坡曰就服飾部

榻四

【書】象榻唐韓維詩曰宴洽翠娥連象榻

【注】土榻宋張耒詩曰主人埽土榻

【原】升御榻北齊趙彦深官司徒禮遇殊重每引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坐順洲交集令換之

【書】換父榻後魏任城王澄長子順拜僕射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坐順洲交集令換之

【書】長史榻梁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

【書】刺史榻後魏薛聰爲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爲遺愛

【書】連榻坐客晉羊琇爲護軍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省連榻坐琇曰社元凱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

【書】合榻對飲吳志曰周瑜魯肅於孫權權見肅甚悅之引肅合榻對飲

【書】榻上積笏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門笏置榻笏重積一榻之外他人家

【書】榻畔纘絲唐杜牧題禪院曰今日芊雅舒後至云云一日芊雅舒後至云云

【書】臥榻之側江南徐鉉入奏

簟

【原】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筵

【注】今江東云筵也

謂之籧篨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直文而粗者謂之籧篨

【書】又曰或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符簟

【書】書曰敷重篾席黼純敷重篾席元紛純注云篾桃竹席也白黑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元紛純以元黑之繒雜爲之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莞上簟

【書】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在斂枕簟席褥器而藏之　又曰笫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篇之上先荐簟樟之上先元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簟二

晉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逐位賜簟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晉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爲勝乃賞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命左右柚憲簟自製取扇登車而去　唐書曰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爲犀簟貌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簟三

原 **黃箖**　赤花　庚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簟一黃箖雙文簟二王獨受黃箖雙文簟事曰太子

校 **納妃**　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燕女弟　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簟又詳

簟二　古詩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白居易　詩白如鋪薤葉蘇軾詩曲股薤

簟有佳處　北戶錄曰瓊州出紅藤簟

增 **象牙**　龍鱗　西京雜記趙飛

白薤　紅藤

笙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

原 **桃枝**　桃

簟　在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

韜於筒中按桃笙竹

象牙簟　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增 **結花**　含霜　文選曰結花者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羣以竹簟貽韓愈

宋歐　陽脩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為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

竹簟　詩俱詳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

黃簟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簟四

原 **楚簟**　王褒竹簟賦曰禁簟陳於玉房已箱列於椒臺

珍簟　文選詩曰珍簟清夏室竹簟也

夏簟　夏簟清兮書不暮又杜甫詩酒醒思臥簟甫詩留客夏簟青琅玕

增 **臥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聆枕席長簟竟

蓬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王廙春可樂端

林　平簟　東觀漢記曰弱平簟

空　雲仙散錄曰房壽六月召客坐竹簟

弱簟　王廙春可樂端

竹簟　宋曾鞏詩曰已令酒屋鋪風簟

風簟　李白詩曰呼奴掃地

微浸淒　簟色寒　光耀韓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色寒　八尺簟　唐六典曰漕又曰捲送八尺合風御

五人簟　州出五人簟

詩　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斄州笛竹天下知鄭
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
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
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烝炊手
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
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
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不敢集嫌
簟疑有清颼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
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
秖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氷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
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
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
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
五月不教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　宋歐陽修枕簟
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
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緑玉潤瑩淨冷滑無
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
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
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傲屋居

城南宮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
幸適從來羸荼苦疲困況此煩燠正炎赫少壯喘息人
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
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錨杓同
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
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臥
潁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卵石蘄匠簟裂蛇
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
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

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廈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
富貧雖有須氷論宮職官高職重氷則多日永氷消難
更得唯公掃室施枕簟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
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
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
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蜩頂綻屋蠍墜管席中裂麻
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
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
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
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綠

玉色靴氷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
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
無力客主歔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
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
故藏硯璞琱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眞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
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
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
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頹尾爲
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願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

蕭然身寄一官眞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
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靳
簟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節排霜脊
千滿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
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
東坡病瘦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嚶咿
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
臥聽風篁聲滿耳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蕪桃象周

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
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 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簟多品篠簜
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
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
南館高臥北牕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
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
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 舒一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
也 箸 又曰席藉也 原 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
奧坐不中席 注不敢當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
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母
踖席 踖躅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箸 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
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簟 原 周禮曰王
府掌王之衽席 衽席臥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

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繡純諸侯祭祀
席蒲筵繢純紛白繡也純緣也次獸皮爲席也繅席削
蒲菊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
次席桃枝席
大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
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
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
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
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
之道　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
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菊復筵方薦帛
緣者也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地

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茅稭　盧毓冀州論曰
常山爲林大陸爲澤蒹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爲無
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
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
席經席　增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
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蓂煌葉圓如荷去之十
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殫溫
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
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爲
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槀草席許州出麁心席揚州貢

莞席滄州出蓴席忠州出蘇薰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京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皐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爲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伯相命士須材以設黼扆綴衣 孔安國注扆戾也綴以紕緣也紕音埤 周禮曰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右素几蒲席繅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加莞席紛純 鄭玄注變几飾以漆仍因也素猶白也蒲席蒲子席也繅雜采也畫繪也黼繡也莞小蒲可以爲席紛雜也 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筍席元紛純 筍竹也元純黑緣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豐莞也畫繪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 筍竹也元純黑緣也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下展禽妾織蒲 家人販賣與民爭利 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從入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纖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減葭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不席獄

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簟篨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簟篨者有人臣亦不敢與焉 原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紐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兄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令發褥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增檀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爲牀蓍艾爲席 原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爲

門 增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爲席 原 史記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衞將軍舍人居門下衞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 又曰趙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 光武紀曰側席幽人 原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恐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增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

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上 原 又曰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 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 又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 又曰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 增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原 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

典録曰隆脩字奉遷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絶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原 汝南先賢傳曰郅敬字鴻卿以茅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説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 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皆各為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擇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

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

增 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原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禄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增 會稽

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緣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鄱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録曰高祖寇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内見一女子姿容甚麗盼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絶之其正如此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爲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別設席曰吾女欲見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元宗以生涼之席　唐書曰元宗子穎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元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

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澹如也

席三

原 五香六采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下詳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獻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宋元嘉起居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迴風半月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拾遺記曰薄乘草高如金形半月亦曰半月草無花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爲布爲席

增 碧蒲白莞 拾遺記曰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迴風半月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拾遺記曰薄乘草高如金形半月亦曰半月草無花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爲布爲席

增 魚鬚

原 象牙 成公興内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敷魚鬚之席曰造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翻 虎鬚 詳席一

原 綠熊 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踐而擁毛自藏望之不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杜陽編曰昆吾士伊祈元占白入宮設紫茭席本烏弋山離國獻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温夏凉

增 紫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

琅琊 薛荔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琅琊之席揚雄甘泉賦曰蘿薜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原 羊皮

增 龍鬚 唐沈佺宋謝

秦蒲 海草 周禮司几筵職曰凡筵席莞纻繅紛純加繅次之紛次之純次之加次之次席蒲筵繅素紛純加繅次之紛次之純次之加次之凡席用純凡祭祀席莫神席莞筵紛純加繅次之紛次之純次之加次之凡喪事席蒲筵繅素紛純加繅次之紛次之純次之加次之凡吉事變席用筵加席凡喪事變席用席加筵鄭玄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獨既陳有司祭表貉於書曰林邑王陽邁其席其色光麗夷人謂陽邁即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

增 舍者爭

原 故

人避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子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竈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注云去其矜夸故也史記曰丞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魏其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効兒女咕囁耳語注云半膝席席半在席上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効兒女咕囁耳語注云半膝席席半在席上也屬作畢盡也

蒲藏純　麟鳳飾　禮記曰燕貽王設麟文席散荃蕪香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霧麟鳳之狀

拾遺　戴益五十　殷重八九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沒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邪

原　席四

白蒲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神用白蒲為席或作白莞

青蒲　漢書史丹傳曰丹以親密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漆服虔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規地曰青蒲為席用藏自藏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椰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椰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椰葉為席

蘭席　曹植九詠曰茵蔯兮蘭席又范子計然曰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六尺蘭席出河

紺席　漢舊儀天子祭地登紫壇用紺席六重

增箋　瑤席　楚辭曰瑤席兮玉瑱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瑤席

宋徐積詩曰蒲茵箕席正高居

鼓席　拾遺記曰崑崙山有鼓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毯毛

不煖辭愈曰孔席不暇煖　無完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崑字文通為太農帑丞坐無完席

不同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重閻居不重席　左傳曰吳闔廬之答犯曰席蓐所以安也而君棄之吾不勝其哀鮑照詩曰棄席思君幄願垂晉王惠

增割席　前席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促席　詳席二其席促近

同席　淳于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原

增綺席　陸倕石闕銘曰梵寶衣其綺席棄彼文友莫能在燕席

雲紈　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巒之觀有青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織以為席其色如紺蓮色如漆細軟可縈海方丈山有草名濡弱葉如蒲人眠其上則覺身體香潔又曰人生如樹花墜席糞溷或墜茵席

濡弱　又曰雨露席杜甫詩雨來露席上

牀席　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此草最可貴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　江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

樓席　杜甫詩江檻席清　原

憂側席　禮曰側席而坐

喪專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以人席自障　子隱曰書曰蘇峻亂王之妻以席自障得免

織席為業　蜀先主貢履席自給後漢書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結茅屋與諸生織席自給後為兗州牧

織席自給　禮記曰虛坐盡前盡後盡前注云坐盡後食坐嫌污席也

五重三重　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增滑而且涼　湘東備錄曰席中王取豬毛刷淨令巧工織子發席滑而且涼　屈而不損　朝鮮國出滿花席草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原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蘇

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
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
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
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
必羊肫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
以辭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
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元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
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
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說文曰藨蒲子也可以爲薦

薦二

原錦緣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藨也

草緣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蓐無文飾而已今富者繐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鑽皮代旃闕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簡簟坐平莞

茵薦晉補九咏曰茵薦席蓆分

道同的則幽如之葦　筒木薦不能當也

原紫羅薦漢武帝內傳曰帝齋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于尋眞臺紫羅薦地

木薦漢書曰材官蹶發矢

原記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獻黃莞薦莞色若金

給

馬撒薦 晉書苑達嘗過陶侃侃母撤所臥新薦給其馬 淚母爛薦 齊庾沙彌母亡所坐蓐污沾爛

褥一

釋名曰褥人所坐蓐辱也 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爾雅曰褥謂之兹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襯褥十六 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裹裝釘施珠坐褥綿與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爲主苟尚侈麗則失精禮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爲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行馬褥用銀褐黃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闌內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晉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暢爲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率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懷懇願國家同祚於

斬蓐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太温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致於至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木爲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褥吳録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一作孟仁字恭武江夏人從李練學 世説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温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禄大夫還第詔賜牀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歎息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杜陽雜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爲處却塵褥褥出勾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

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輟耕録曰元文定王沙剌班爲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桑兒別眞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杜甫詩曰褥隱繡芙蓉　貔貅　貙之母有牙席犀簟貔貅之褥蜜蜃之神異經曰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鰕鬚毛長尺寒蠶氷下土中其毛可以爲褥却寒舊綿褥有波斯見之滿室清凉　鼫鼠　張易之鼫鼠氈　金縷　樂府雜録唐老子嘗買一鼫鼠之乃曰此氷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坐上録曰寢殿西夾有楠木寢牀金縷褥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罽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齊書曰褚彦回弟澄爲方民尚書彦回薨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貂坐褥　香爐　臥褥開元遺事曰學士許瑾每結宴花圃中禾嘗具幄設坐使童僕重聚落花鋪於座下曰吾自有花裀之褥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衆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

褥四

紫褥　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　繡褥　繡褥列滿堂　花裀　蒲

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箘席　芳褥　謝惠連賦曰援綺衾于坐芳褥

繡茵　漢書曰霍禹黃金塗車絮錦爲輪　高茵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華加繡茵憑黃金塗車乘輿洽第室作高茵重設　文茵　詳褥一

錦茵　商歲傳曰尉佗臥象牀錦茵　獨坐褥　晉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自有事曰皇太子納妃拜有八褥二　步輿褥　又曰皇太子拜有八中褥一步輿

褥一　茵褥調良　蔡邕協初賦曰莞蒻和軟茵褥調良　茵褥不安　陸機百年歌曰百歲時忽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漑鏡口垂涎呼吸蠶感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褥五

詩　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閒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餪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過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蠶之錦欲盈尺康冷年來貧不貧

褥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廬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氷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頒漢被楊隆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梁元帝謝敕賜褥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元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眷非遥挹婁無遠

氈一

說文曰氍毹毛可以為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具為氈以待邦用

事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絁氈

氈一

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綈藉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幸不爲煩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止開雅善于荅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　又曰綦毋儉巧能候當途斜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雋別因辭故見敗氈弊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後唐李愚渤海無棣人有疾明宗遣宦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楊花糝　雪花鋪　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染氈蘇軾紙帳詩曰暖于蠻帳紫茸氈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黃庭堅詩可怕雪花鋪白氈

氈四

氈席　漢書食貨志曰千貝亦比千乘之家

氈筆染不能加　晉氈筆摭言曰唐李紓放舉人榜未及

荷氈　原

氈被　閒氈絨　唐氈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臥雪嚙氈與食天雨雪氊

氈裹咽之　索住氈　魏氏春秋曰李勝為荊州刺史曹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王謬問勝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老無能為也

割半氈　謝脫見江革敝草席臥學不能乃脫所著被并手割半氈與之

比肩氈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大花氈　廣志曰羌女人被氈大花氈以為盛服

草為氈　黃庭堅詩曰鈿頭為枕草為氈

蝨生　蘇軾詩曰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

寒無氈　杜甫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

靴無氈衣帽穿　杜甫詩曰

舊氈　北齊書曰趙彥深之用為尚書令史

遥憶舊氈　魏武帝詩曰雲間馬子如給之

合花氈　梁簡文帝詩曰今朝足下遥憶舊氈

氈襪　晉書曰今賜足下青氈牀褥二具

子敬青氈　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悉中令花氈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取物一室之內悉中

略盡子敬臥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崇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自裹以氈　魏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自撤眠氈　俗說曰桓玄敗桓車騎自撤巳眠氈與之

氈氈

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氈氈　聲類曰氈氈毛席也

廣志曰氈氈白氈毛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

之氍毹非其所生案氍毹本作毾㲪音闥搜織毛褥也

增諸葛亮詔荅恢曰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氍毹二

原蠻絲魏略曰大秦國以野蘭絲織成氍毹其文有赤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

羊毛

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

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軒若飛

增美人

贈張衡四愁曰美人贈我氍毹

原北堂坐古樂府曰請客上北堂坐氍毹及氍毹

天竺出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疊氍毹

月氏出周書曰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氍毹

氍毹一

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氍毹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下所以登而上牀也案氍毹亦作毾㲪音塔登罽也

氍毹二

原五色魏略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蘭絲作之其色氍毹海東諸國所作也　百種氍毹異苑曰涉門有法存者住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爲刺史大兒郎之屢求二物法有不與王殺而籍馬沃存後形見於府內王尋得疾亡郎之又喪

置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全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氍毹置氍毹上設酒肉

增軍帳施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氍毹十卒飄於風雪

原出氍毹南史曰中天竺國出好裘氍毹

鋪氍毹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氍毹氍毹云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去郗無許

服飾部

牀襜一

釋名曰牀前帷曰襜襜垂也 增通俗文曰障牀曰帷帳

牀襜二

綠綺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綢裏牀襜二 增青霞蘇軾詩曰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襜